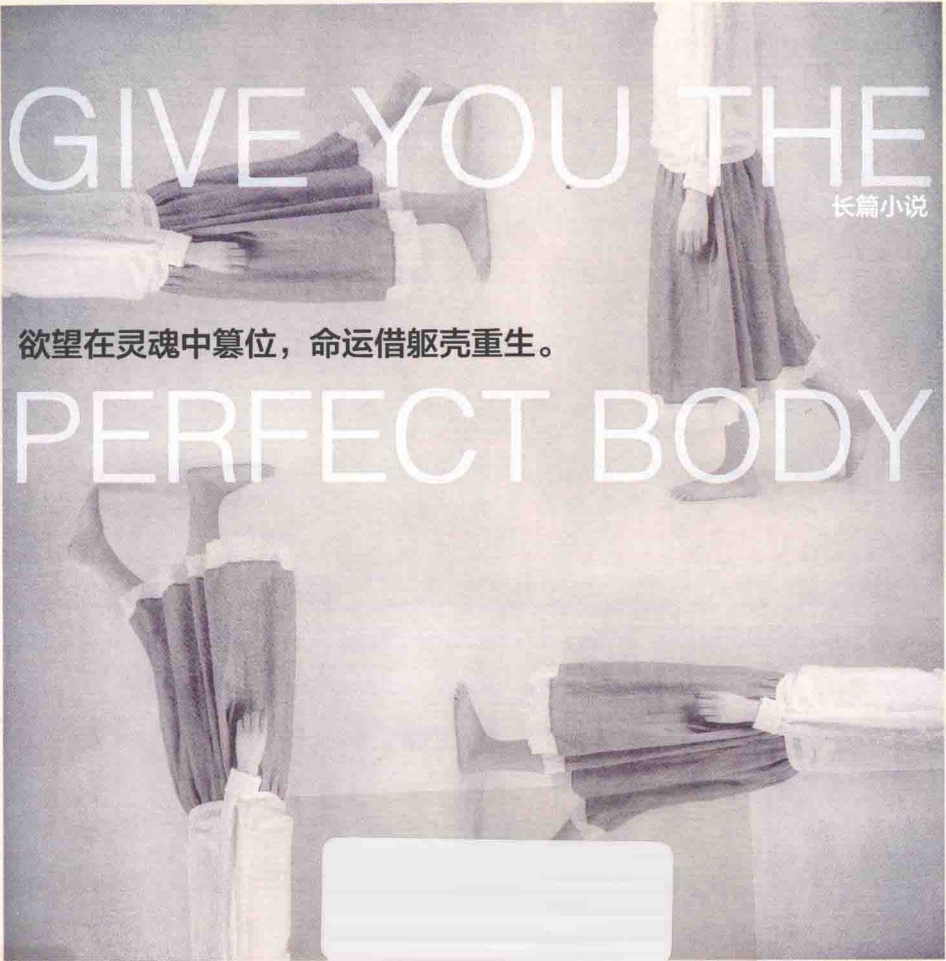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GIVE YOU THE

长篇小说

欲望在灵魂中篡位，命运借躯壳重生。

PERFECT BODY

何袜皮 / 著

为她准备的 好躯壳

婴儿时，她将镜中的虚幻表象当作真实的自己；
年少时，她以为自己的灵魂被这黑暗世界染黑；
成年后，欲望的幽灵在她灵魂处附体……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GIVE YOU THE
PERFECT BODY

为她准备的 好躯壳

何袜皮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她准备的好躯壳 / 何袜皮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420-0

I. ①为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5044号

书 名 为她准备的好躯壳

著 者 何袜皮

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

特约编辑 姜宇佳

责任编辑 孔智敏

封面设计 罗久才

内文设计 张颖颖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198千字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420-0

定 价 32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献给外婆周青玲、奶奶李文英和她们生活过的时代。

GIVE YOU THE
PERFECT BODY

_ 楔子

她栖息在一枝伸向瘦西湖的树枝上，一动不动。

这是 1749 年的秋天，距离民国 35 年（1946 年）的那场命案还有近两百年光景。

她只是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温和，从没想过百年以后的事。

她的羽毛折射黎明的晨光，时而显出幽深的湖蓝，时而又透出绮丽的翠绿，时而又带着夜幕下星空的淡紫，令这绿树和碧湖都逊色。

一只青灰色小虾在清澈的水面下游过。

她兴奋起来，其实并不饿，只是想捉弄一下这笨头笨脑的东西。她扑翅离开枝头，向下俯冲，展露出腹部凶猛的棕色。

就在她快到达猎物时，一张细密的网突然从水面滑过，掳走了她。

为她准备的好躯壳

她被关在笼子里，和二十三只翠鸟在一起。

她是第二十四只。

他们等待的最后一只。

整座城的翠鸟都在这里了，他们互不相识，却都将拥有一样的命运。

她知道自己已经逃不脱死亡。

她唯一关心的是，自己会以什么方式死去。

一对混浊的人类的眼睛出现在笼子的栏杆外。她害怕地后退，紧张地瞪着黑溜溜的小眼珠。

“瞧瞧你这个小家伙，多漂亮啊！”老人自言自语，“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翠羽。”

他的一只手钻进笼子，试图抚摩她的翅膀。

她已经躲到了笼子的角落，无处再躲。

老人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。她浑身战栗，发出尖叫。

老人从笼子里取出她，把她的身体按在竹案上。她看到一把镊子悬在头顶，这镊子尖尖的，也像是一只鸟嘴。

那只铁鸟啄了一下她的翅膀，叼走了她的一根羽毛。

她因为剧痛猛蹬了两脚。

“别乱动！”老人生气地说。

她只是不甘心。她曾经离那只小虾那么近，那么近啊！

一根，又一根……

她失去了两翼的羽毛，还能离开吗？

最后一根翠羽终于安在了金子底座上。彩冠上的凤凰完工了。

老人这才放下镊子，抬起通红的眼睛，看看木格窗外，天都已经亮了。

镊子旁边，一具具尸体整齐地排列在白色丝绸上。

他们的两翼和尾部都光秃秃的，所以他们看起来都一样了。

老人走到窗边，借着晨光欣赏手中的彩冠。凤凰的中心位置，用的是第二十四只翠鸟的翠羽。她的羽毛透着厚重的金澄，与金色晨光交替反射，夺目耀眼。随着太阳的升高，它的颜色又逐渐变成雪青、湖蓝，直到翠蓝。

老人抚摸这丰富的颜色，觉得这凤凰身上好像还带着那只小翠鸟的体温。于是，这凤冠也像是活的了。

啾啾的、光滑的、柔顺的、温暖的、挣扎的、喜怒无常的。

- 01

辛师傅在京沪线上开了六年的火车，算得上是老司机。在公司里他岁数大，做事稳重，为人耿直，凭着多年的资历，当上了京沪线夜

班车的正司机，俗称“大车”。平常都是他和副司机——俗称“二车”——轮流驾驶。一个人驾驶，另一个人和司炉轮流添煤。添煤是体力活，也得两个人倒着干。

今天晚上，他像往常一样观察着铁道前方的路况。司炉在添煤。二车是个小年轻，趁着休息的工夫，正蹲在地上借着炉火光翻一本小人书。

从黄昏开始，一场大雾如同一条湿气编织的毯子，慢慢罩住了江南一带。铁轨蜿蜒消失于不远处的夜色中，轨道两旁的小灯在雾气中闪着蓝色的幽光。

今晚的雾可真够大的呵。辛师傅心底感叹着，凝神注视着铁路的前方。

凭着前方轨道的大转弯，辛师傅就能判断目前已经接近上海市郊的封浜村，离上海站也不远了。他打了一个哈欠。老婆孩子还没睡觉，在等着他回家呢。

突然，在某一个瞬间，他的眼睛似乎捕捉到前方的转弯处，某段铁轨奇怪地中断了。他的肌肉刹那绷紧，瞪大眼睛——不，是一个成人大小的物体横躺在弯道处，盖住了铁轨。

下一秒，辛师傅立刻意识到那是一个躺在铁轨上的人。

“铁轨上有人！”他叫了一声，并用全身的力气扑向了紧急制动闸。车轮和铁轨摩擦，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划破宁静的夜空。

与此同时，二车和司炉也探出车窗向前方看去。

辛师傅在心底默念着一百米，五十米，二十米，五米……驾驶车厢越过躺在轨道上的那个人，重重颠簸了一下，而后终于打住。他被撞到了门上，背脊上的衣服已被冷汗湿透。

身后的车厢里传来乘客们的吵闹声。

在这一段轨道上撞上人，并不是新鲜事了，但辛师傅还是第一次遇到，受了一些惊吓。他拿起一支手电，率先跳下车。

他哆哆嗦嗦地用光束往黑暗的车轮下照，一直走到第二节车厢，才找到尸体。

死者是个年轻的姑娘，穿着打扮像个女学生。蓝色的长裙子已经被血浸染，一条胳膊甩在铁轨旁的石子上。

辛师傅不敢再多看一眼，心里叹了口气：“可惜了，这么年轻干吗寻死啊？”

二车和司炉也从车里跳了下来。二车冲着前后的车厢叫喊，不许乘客下车。岁数大的司炉在尸体旁双手合十，不停念着阿弥陀佛。

辛师傅叫车里的乘务员把车门都看好，安抚住乘客。他支二车去不远处的封浜村找保长，由保长带人来收拾残局。等了一会儿不见人来，又想到家人还在等自己回家，辛师傅有些呆不住了。

他对司炉说：“要不，我们一起把它挪开吧？”

他和司炉一起把尸体抬到了铁轨边的空地上。整个过程中，他都紧紧闭着眼睛，屏住呼吸，不敢去想手上抬的东西是什么。

放下尸体后，辛师傅放眼望去。乡间的铁轨边，万籁寂静。周围

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两三栋孤零零的残破的空房子在雾气后若隐若现。灌木草丛中不时传来虫鸣声。

不知道是不是大雾的缘故，今晚的夜色看起来比往常更为凄凉。

_ 02

民国 35 年（1946 年），8 月。

日本人投降一年了。

一把锋利的刀片从下颚向面颊游走，在白色肥皂泡沫中间推开一条清晰的道路，斩断了青色胡茬。

王克飞仰面躺在理发厅的皮椅上，十指交叉搁在自己的肚子上，紧紧闭着眼睛。他正想象着待会要去观看的上海小姐选美泳装比赛。

不知道她穿上泳装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
“出去，快滚出去！”突然的喊叫惊醒了他。

理发师傅停下了手中的刀片，转身向门口望去。王克飞也睁开眼睛，从前面的镜子里打量身后发生的一切。

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刚刚闯进店里。他把竹篓放在地上，朝店老板呜咽道：“求您了啊老板！把我的孙女领回家吧。她中暑了，一天没吃没喝，跟着我是死路一条啊！”

竹篓外露出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的脑袋，她紧紧闭着眼睛，面色煞白。

“去，去，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快滚出去！”店老板扯着喉咙喊道。

“要卖女儿来错地方咯，赶紧去对面吧。”另一个来理发的客人揶揄道。

有伙计发出不合时宜的笑声。

街对面是一家当铺。

老头和他的竹篓女孩被撵了出去。

理发师继续替王克飞刮胡子。绿色铁质的摇头电扇努力地朝他们吹着风，只是这风吹在身上还是热的。

今年江淮平原连遭暴雨，运河决堤，瘟疫泛滥。洪灾殃及三百万人，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。在理发店的玻璃橱窗外，炎炎烈日下挤满了衣着落魄、瘦骨嶙峋的难民。

这些人要吃要穿，要有地方睡觉。有人卖儿卖女，有人偷抢拐骗，有人传播瘟疫，也有人到商家门口吵闹闹事。各种治安事件层出不穷。

自从6月以来，身为上海黄浦警局刑侦科科长的王克飞就没得过空闲，指挥手下的人到处维持治安。优先保护的是政府机关、政商要人的宅子。但灾民的事也不能不管，抓捕小偷、维持秩序，甚至是搬运倒毙的尸体之类琐碎的活，他们也得跟着一块干。

理发师用温热的湿毛巾替王克飞擦干净下巴。

理发椅被扶直后，王克飞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。一

条白布围在他的脖子上，让他像一个无助的婴儿。他的皮肤黝黑，面颊憔悴，眼睛里有几缕血丝。幸好头发刚刚被理短，鬓角整洁，显得精神了一些。

尽管最近忙得不可开交，昨天上午，王克飞还被叫去观摩了一次枪毙。

枪毙的是苏北难民救济协会工作队的三个人。政府叫他们监督赈灾款的发放，结果每个人却侵吞了几十万到几百万的款项。正是赈灾和内战的重要关头，上头震怒，下令要严惩。不仅要枪毙，市政府还要求各个部门的中高层官员都要到现场观看。杀一儆百，以儆效尤。

行刑的那一天，天气尤其热，刑场上连棵树都没有。王克飞和同僚们一个个穿着正装，在烈日底下汗流浹背地站着，心里盼着赶紧毙了好去荫凉里喝汽水。

整场枪毙，王克飞一点触动都没有。他只是觉得被枪毙的这几个人蠢得要命。因为他们犯了从政的大忌：

监守自盗。

捞钱，可以，但千万别把手伸向自己管的钱。王克飞也拿过钱，但他拿的是有需要找他办事的人的钱。如果上级要他保管什么东西，他一定稳稳妥妥地保管好，一点差错不会有。

这是官场的生存之道。

小时候，母亲常对王克飞说：“你吃饭的时候，要想想这碗饭是谁给你的。”

自从当上了上海黄浦警局刑侦科科长，王克飞经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。给他这碗饭的人，不是行政委员，也不是黄浦警局的周局长，而是一个在上海说话更管用的人，青帮头目杜月笙。

一年前日本人投降，国民政府收复失土，原沦陷区空出来大批的职位，政府内人人都想找个门路往上爬。王克飞庆幸自己在一片混乱之中得到内行人的指点，走了杜先生的门路。不出半个月的工夫，行伍出身的王克飞捞到了上海黄浦警局刑侦科科长这个职位。

王克飞清楚自己这碗饭是谁给的，也知道自己行事要格外小心。

可是，他没有发觉，自己也正不知不觉走在了监守自盗的路上。

_ 03

王克飞理完发、刮完胡子，赶往静安游泳馆。

游泳馆外已被挤得水泄不通。“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”“群策群力，救助灾黎”这两条横幅飘扬在初夏的蓝天中。

苏北水灾，灾民遍野，上海虽然成立了“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”，但是筹募了很久，也没有筹到多少钱。这时杜先生想到一个好点子，他要在上海举办一场空前的“上海小姐”选美比赛。广告赞助要收钱，观众进场要收门票，给选手投票也要花钱买。这些钱便可以用来赈济灾民。

虽然这事是杜先生牵头，但出面办事的人不是他，是一位黄姓富商的遗孀，在上海颇有交际地位的黄太太。黄太太借着与周局长的关系，找到了王克飞，希望他能用刑侦科的力量承担起保护参赛选手的任务。

说是保护，其实更有点儿监督的意思。

选美比赛过去也有，但都是青楼搞的“选花魁”一类的玩意，选的都是妓女，上不得台面。这次“上海小姐”最大的特点是，参赛选手都是大家闺秀、明星和学生。比赛一公布就牢牢吸引住了大众的注意力，各家报纸天天头版报道，决赛门票被抢购一空，各位选手背后的金主们也摩拳擦掌，要为自己的情人或女儿争一个名次。但那么多大家闺秀抛头露面，让黄太太非常担心，如果这些名门小姐因为参加比赛出个三长两短，她可担待不起。

黄太太还特意嘱咐，她要的不光是女选手们平安，还要女选手们在比赛期间不要出绯闻、不能谈男朋友，不要深夜出去疯玩。一句话，不能有任何让报纸记者乱写的机会。这比赛原本就容易让人联想到青楼选秀，如果再闹出一两个丑闻，黄太太担心会让其他有头有脸的参赛选手都打退堂鼓。

王克飞有幸观看了一次才艺初选，并在那次比赛中见到了炙手可热的参赛选手陈海默。

王克飞清晰记得，陈海默表演的那天穿着一件鹅黄暗纹的青色旗袍。她的卷发长及下巴，堆在耳后，头顶的秀发在一束聚光灯下

闪烁着光泽。

王克飞站在舞台的侧面，只能看到她清秀的侧脸。她发下露出的脖子如凝脂一般白皙，胳膊修长均匀，灵活的十指在黑白琴键上飞快舞动。她的神情如此专注，长睫毛轻轻颤抖，饱满的嘴唇微微抿着，面颊绯红。

美妙的钢琴声在大厅内流淌。那一刻，王克飞觉得肖邦的这个《幻想即兴曲》真是动人极了。

演奏结束，掌声响起，女孩站起身鞠躬致谢。她突然转过身向王克飞走来。

王克飞有些慌张，急忙闪到幕布后面。女孩与王克飞擦身而过，走下台阶。

王克飞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，看着她柔软的腰肢和白皙的双臂轻盈地摆动……就在他出神时，女孩突然扭过头，向他投来一瞥。

这一瞥，后来无数次出现在王克飞的意识和梦中。

王克飞说不清楚这黑白分明的眼睛中究竟包含着什么情感。

但是在他后来的记忆中，她的眼神时而平淡温和，如同一汪透彻的清泉；时而又如同望不见底的深渊，隐藏着淡淡的忧伤、无奈、寂寥。

就在那一秒，王克飞觉得自己坠入了爱河。

后来他又找来了所有报道过陈海默的杂志报纸，想了解关于她的点点滴滴。

原来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英语系读二年级。她的父亲是国

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教授。她从小受家庭艺术熏陶，钢琴独奏曾获上海青年钢琴大赛金奖。报上说她学习刻苦，成绩总是全班第一，从中学起连续四年获得校长奖学金。平日里也不像其他年轻大小姐热衷于打扮享乐、参加派对，作风甚是朴素低调。

报纸文章让王克飞更加珍视，甚至可以说敬重陈海默。

王克飞三十六岁，之前的感情领域当然也并非白纸一张。他的前妻萧梦曾经是仙乐斯舞宫的当红歌女。他第一次见到她时，甚至有比见到海默更怦然心动的感觉。

萧梦受不了婚后平淡的生活。打仗刚开始不久，她便抛下王克飞远赴英国。他们本来已联系甚少，去年她回国后提出了离婚。可是刚办完手续，她却未留一字，在家中自杀。

萧梦不在身边的那些年，王克飞也有逢场作戏的时候。在一些场合总会有女孩主动接近他，虽然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魅力。但无论经历过什么女人，他都没有过找谁代替萧梦的念头。以前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太懒了。可自从见到海默，他才知道这不是懒，只是没有遇到那个人而已。

王克飞听说陈海默爱读英文小说，便去书店买了三本英文原版小说。他也不懂该买什么，反正就照着封面最漂亮、价格最贵的买。

现在这三本书包装好了，正躺在他的包里。王克飞打算等泳装比赛结束后，让下属孙浩天送陈海默回家。而他会车上把书送给陈海默，当作贺礼，也不至于太唐突。